

及政治團結情況。但戰爭一定涉及傷亡，現時美國已開始與俄羅斯展開外交談判，烏克蘭士兵應該在媒體及戰場上接觸到相關資訊。士兵處身於無情的戰場上，當然希望能否盡快解決問題而離開戰場，以及討論烏克蘭戰後的重建問題。同時，烏克蘭士兵欠缺美國軍事援助根本未能與俄羅斯對抗，在此情況下士氣會更低落。澤連斯基公開與特朗普及萬斯爭論，相信會影響一些戰場士兵對澤連斯基的看法，難免也會對烏克蘭內部的政治團結有所影響。

記者：當前歐洲彈藥產能僅為烏克蘭日均消耗量的1/3，而特朗普要求歐洲‘自行購買美制武器’填補缺口。美國切斷軍援，歐洲能否通過‘戰時經濟模式’加速軍工轉型？法國在武器聯合採購上的分歧是否會拖延這一進程？

孔永樂：歐盟的情況較為複雜。雖然馮德萊恩剛宣佈歐盟將在3月份向烏克蘭提供一筆新的35億歐元援助資金，但歐盟內部一直對烏克蘭戰爭亦有各種不同意見。例如，匈牙利總理歐爾班已經多次公開呼籲俄烏停火，並表態要求歐盟開始與俄羅斯就烏克蘭戰爭的停火進行“直接討論”。不過，歐盟內部如何評估對美國及俄羅斯的態度，相信會有各種聲音，最終難以有一個整合的意見。

此外，自冷戰開始起，一直到2022年爆發烏克蘭戰爭，歐洲國家一直依賴北約聯盟內的美國提供一系列軍事支援和國防資產，以確保軍隊作戰的有效性。但歐洲國家欠缺自己獨立的軍隊。現時即使加速軍工轉型，亦難以在三至五年內完成。重要的是，在地緣政治的格局下，美國及俄羅斯也不會容許軍事強大的歐洲。

現時即使馮德萊恩宣佈歐盟將在3月份向烏克蘭提供一筆新的軍事援助資金，那些歐洲國家真的願意派軍隊支援烏克蘭，並公然得罪美國及俄羅斯兩國大國？現時已經有分析指出，欠缺美國的軍事援助下，烏克蘭的軍備大約只能維持一個月或更短的時間。

記者：英國主張派遣部隊作為‘安全保障’，法國考慮非戰區軍事部署，而德國以‘時機不成熟’反對。若歐洲維和部隊最終以非北約名義進入烏克蘭，是否可能觸發俄羅斯與北約的直接衝突？此類行動的法律依據（如聯合國授權）是否存在？

孔永樂：國際法及聯合國授權並不會是主要的考慮因素。近年來，涉及大國利益的軍事行動都難以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內取得共識。

值得注意的是，2月24日紐約聯合國總部在“俄烏衝

突三周年”的時機進行了三次投票，兩次在聯合國大會，一次在安理會。美國都站在俄羅斯那一邊，不只在大會上投票反對批評俄羅斯入侵、要求俄羅斯即時撤軍的烏克蘭決議，更在安理會上不理會5個歐洲國家的反對與中俄聯手通過了簡單要求“俄烏衝突”儘快結束的決議，當中也沒有稱“入侵”或“戰爭”的字眼，可見美國的外交戰略已經轉向。

在此情況下，歐洲國家應該都明白難以非北約名義進入烏克蘭的政治現實情況，只是為了過去受到對烏克蘭及反對俄羅斯的政治價值觀影響而未能立時調整，故此希望以各種不同方式，爭取美俄兩國對烏克蘭及歐洲提高日後的安全保障。

記者：若烏克蘭入約進程因美國施壓暫緩，歐洲能否獨立承擔對烏的安全承諾？這是否會導致中東歐國家轉向‘芬蘭化’策略？

孔永樂：烏克蘭已經沒有可能加入北約，歐洲亦不能單獨向烏克蘭提供安全承諾。事實上，欠缺美國的支持，北約的未來也可能有解散的可能性。二次大戰後，美國也是由於需要維持歐洲的安全及美國的經濟利益而成立北約，若然美國認為北約已沒有存在價值，北約亦很有可能面對解散的局面。現時難以評估對中東歐國家的影響。

“芬蘭化”策略並不是一個形容詞概述中小型國家的外交戰略。“芬蘭化”是一個歷史政治術語，主要用於描述冷戰時期芬蘭的外交政策。這個策略指歷史上芬蘭保持中立的政策立場，避免與蘇聯發生衝突，確保國家的安全和穩定。基於這一政策，芬蘭在與西方國家保持友好關係的同時也與蘇聯保持了特殊關係，以避免激怒這個強大的鄰國。不過，自俄烏衝突後，芬蘭於2022年申請加入北約，並於2023年4月4日正式成為北約的一份子。由於可見，芬蘭已經失去過去一直保持中立的政策立場，選擇對抗俄羅斯一方。類似的情況亦出現在“中立”國瑞士，為了政治意識形態而對俄羅斯和俄羅斯人資產採取制裁，違背了瑞士的中立原則。未來中東歐國家的外交亦根據歐盟的變化而定，現時難以一概而論。



掃碼聆聽原文



掃碼閱讀原文